

天水伏羲城的城垣、 古树与巷道风情

□李振翼

天水伏羲城原无城郭。唐、宋时期为依郭之近郊地。元代在天靖山麓初建三皇庙，有明以来，在其基础上扩建太昊宫，至明末清初逐渐扩大，始成规模。故它与玉泉观成为近郊最大的两处庙观。每年正月庙会期间，城内万人空巷，倾城而出，故曰“朝山”。除此而外，城内其他会场均称“逛庙会”。此时亦成为封建时代许多家族全家为其子弟物色佳偶的最好的去处和时机。

明末清初，由于战乱频仍，各地人民起义此起彼伏，兵匪混杂，地方不得安宁。天水地方为安全计，临时应急将伏羲庙整个建筑群（除寂庆寺外）与附近居民所在地统统划在城内，隔新筑的城夹道并与西关之西垣连接起来，整个垣墙之规模略逊于西关一筹。由于城池小，又地处西关之西，故当时被称作“小西关”。此城因为是为防战乱时应急所筑，致使地方史志中连筑城的具体年月、规模和有关事宜的原始材料都被漏记了。因此只能略述其概况，具体详情有待发掘。这次筑城东起西关西垣，西至同仁寺（即火神庙）东壁，南临南附郭村，北界寂庆寺，将该寺隔在了城郭之外，致使伏羲庙这一大建筑群体被分割成为各自独立的“前庙”和“后寺”两个整体，使其失去了原来的联系。整个城垣西北高而东南低，因近依北山，故排洪流水均呈东南向。以伏羲庙牌坊、大门为中心坐北面南，其庙背垣面市，在大门前形成一道东西横向的庙前大道，街长 600 余米，当年因距离不长，规模较小，故俗称“小街”。后因居于城之中心偏北垣有规模又宏大又雄伟的庙宇，故被正式以其庙名为城名曰“伏羲城”，这里惟一的大街也理所当然的就成了“伏羲路”了。在街北庙的东西两边各有巷道 5 条，城内东北垣有一大片坟地，直至伏羲庙外墙东垣，其间西为张家坟，东为李家坟。原来曾有谚云：“先有张家坟，后有伏羲城。”在伏羲城与西关间有两城之间的南北夹道一条，两端各有档档城门一座，并有一条排洪沟与两水洞子相通，此乃为排北城外流来的山洪而设，沟沿上被辟为柴

〔收稿日期〕2000-10-20

〔作者简介〕李振翼（1933—），男，甘肃天水人，退休前为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博物馆馆长，副研究馆员，主要从事文物考古及地方史研究。

万方数据

炭交易市场。在北档档城门、胡家书房与任家台子之间有一天然水坑，不知何故被美其名曰“聚宝盆”，50年代拆城时被夷为平地。后来，不知为何，有人竟将北城外大洼地叫成了“聚宝盆”。它的东北就是全天水城的制高点西虎嘴。街南仅有巷道3条，其中两条既窄又短，此外大部分地方都是菜地。

西关城西垣与伏羲城东垣墙各有200余米，在中段开有一城门名叫“启汉门”，因为是西关的西城门，故俗称这里为“西关城门”。其上有碉楼，北侧有万余斤重的压州钟。南档档城门外，有两条供给菜地和水磨用水的水渠，渠上有相连的两道桥，名叫“双桥”。今人将启汉门大道交口称做“双桥”，实为大误也。过去西关西门排洪沟上设有一桥，桥洞上嵌名曰“压州桥”，桥旁有碑，竖书“伏羲故里”四个大字。伏羲城东城门楼上有阁，楼上东置观音菩萨，西为郭子仪，檐下榜书“再造唐室”。城之西垣城门俗称“西稍门”，外城门额榜书“羲皇都”，内门额书“羲皇里”。城楼内东为文昌像，西为关羽像，城楼榜书“五城上游”。瓮城上为无量寿佛像。城南北垣再无城门。据传，依西稍门北侧的同仁寺，座北面南，前为同仁寺，并附有依门面北的戏楼，内有火神大殿、朝房、后院，有佛殿僧舍，其西北角有喇家坟地。清初，为安全计，僧道自筹资金款项，在西城门外筑起瓮城，附于伏羲城西垣之上，由于财力有限，瓮城又逊于伏羲本城。光绪年间，李炳南新组建的鸿盛班最初曾在这里开馆卖戏，西关水路巷（今之惠明巷）的致公堂李氏后裔李文华曾在其内“三官殿”（尧、舜、禹）开课教徒。瓮城西门外北山上有张家沟、杜家沟和谢家沟流来的小溪从城门前的木桥下流过，绕西北西南垣注入藉河。其西北角紧接有社稷坛。正西路旁有“双碑”地，直通坚家河，再西南涉河可去天水郡（即井），即天水八景之“天水瀛池”的灵源寺。城内街道全长640米，全城略呈凸字形，南北宽184~246米之间，全城周长1784米，面积12.92万平方米，北依天靖山南麓，南临藉河，东接华严前街（解放路），西连坚家河。伏羲庙位于秦州古城东西中轴线上的最西端。其庙正居小街正中偏北的临街中心处，过去现在依然保持着在全城的核心位置处。

伏羲城的古树多集中在庙内，其丛郁繁茂为陇上奇特之景观，即使在国内亦属少有。据传庙内古

柏在建庙之初，是按八八六十四卦有计划予以排列，这64株古柏，经历数百年风风雨雨的沧桑变化，现仅存37株，亦属难得。其树高多在10~20余米，树径从数十厘米至两米以上。现存的古柏有的老干苍劲，直冲云霄，有的枝横叶茂，直扑殿顶，有的枯木横斜，虬龙乱舞，致使肃穆雄威的庙堂更增加了生龙活虎般的绿色生气，使人有如置身于山野丛林中之感，堪称天水一景，值得我们好好保护和倍加珍惜。全庙最高大的古柏当数仪门前东北角的那棵。1949年在一次暴风雨之夜，突然倾倒，自前院东北角至西南角斜卧于院内，而未伤任何建筑物和树木花草，当时市民传为美谈。这些文物树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因院内污水排泄不畅，加上前些年驻军制造化学酱油，军人与学生乱倒生活污水，致使本来郁郁葱葱的参天大树多有死亡，院内出现了死株、枯枝，令人万分惋惜。自市博物馆迁驻庙内，便将保护文物树的事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予以保护。他们开始安装排污管道，为每棵幸存的大树做了保桩措施，使这些珍贵的古树得到了应有的护理，使古树又焕发出青春的光彩。在庙宇内外除去古柏以外，前院大门内两侧有两棵唐代国槐特别值得一提，东侧那棵古槐干高20余米，上部早已枯萎，历经数百年的风雨沧桑，斑痕累累，游人在树下仰望，古杈虬枝在青天白云之间，其躯干恰似游龙直冲天际，而下部树干依然枝茂叶繁，形成一大景观，被誉为“龙槐”，正应东方青龙之说。今因怕枯木伤人毁屋，被截去一大截，以致风景大煞。西边那棵古槐，直径近6米，其高不过10余米，主干已成空洞，仅存外皮，进入1/3的开口处，其内可容6~8人围八仙桌小憩。树外皮上端生出的许多小枝，依然枝芽丛生，生气盎然，其下可供游人依树遮阴纳凉。此树被誉为“虎槐”，也应了西方白虎之说。只可惜20世纪60年代驻军单位为争一席之地，动用斧斤毁了文物树改建了一座小小的砖房，彻底断送了一大文物景观！庙外东西两侧各有两株古树，其中东有一株古榆树，径约2米，高10余米；西边的一株古槐，径3米有余，高20余米，树干挺直，枝茂叶繁，绿荫蔽日，这里历来是附近居民夏日午后纳凉，晚上赏月闲话的绝好去处。孩子们或拾级而坐，或斜跨在月台护栏上，听久经世故老人娓娓说道伏羲、女娲在洪水滂沱的洪荒年代，炼石补天，创造八卦，兄妹婚媾，捏土造人，教民渔猎的“创世纪”的故

事。还有明代本郡先贤胡缵宗夜宿卦台山得诗文多篇悟其画、卦、爻图的故事；清嘉庆白莲教起义，伏羲保护城池，向蔡卜卦保命；蒋介石参谒伏羲和胡受谦改梁换柱维修“继天立极”坊的传说等等。过去的那些台阶上的两道石坡，被孩子们的屁股溜成两道清晰可见的深壕，就是最好的见证。可惜在20世纪50年代它们与古树都被毁坏干净了。

除此以外，全城树木最多且大的当数东南部的南巷子 and 西北部的枣园巷了。前者在巷道前段任家、关家故宅大门外东西各有一株古老的宋代国槐，两树直径均在2米以上，高20余米，它俩犹如经天而立的天王力士，一人守护一代文宗陇南任氏门庭，一人守护本城关老夫子的院落，成了装点伏羲城东南一角的人文胜景。只可惜就在全中国大讲西部大开发，植树种草，大力保护挖掘旅游资源的日子，这些文物树却被斩其冠，剥其皮，暴尸露于巷首街头，大煞其文化名城的风光。其巷内树木依次相连，排成两侧，与古巷的古建筑相映成辉。枣园巷的古树则有渐入胜境之感。从此巷中段，渐有树木，从其中一棵树径近2米、高20米的古槐，直至枣园巷小学有槐、榆、桑、桐及皂角树多种，至于其巷内枣园至今已不可觅。解放后将育树地已改作育人之所的小学了。以树命名的另一巷道就是榆树巷，这里偏偏没有树木可言，民国以来，巷内仅有一棵不大的刺槐，此树传到天水不足百年，想来原榆树定是在很早时期遭到了厄运。城东的任家台子巷口原有一株国槐，其径近3米，高不足数米，其树干1/3已枯死成洞，经当地有心人用泥修补成型，居然从其中生出新枝幼芽，繁茂异常，大有一番景致。任士言山长父亲由乡下迁来为其子上学读书，在此曾设摊卖过茶水，至今常有老年人谈起，后人以此成为宣讲老山长父母勤俭持家，供子弟上学和两位山长道德文章的基地。可惜20世纪50年代后因没有人重视，在整治城市环境时，被连根清除了。至今惟一雄然而立在伏羲路西端街头的一株文物树国槐，就在元代兵部郎官、明代嵩明州知州朱氏家族大门口。此树虽然健在，而美中不足的是被供电部门长期剪伐成一个大“丫”字型，不管怎样，总算幸存了下来。记得当年街头与巷道中的大树曾同西关华严后街（旧名槐荫里），大城的学街（中华西路）以浓荫夹道且有巷里文化而誉满州城。这里自明末清初以来地摊秧歌，天水小曲，秦安小曲，陕西眉户，唱道情，唱劝善歌，

说快板（“妄编”），唱山歌，口传心授，即兴而作，遍及街头巷尾，庭廓院落。最著名者有“邹编子”和“刘馒头”等人，他们将近代天水所发生事变、眼前发生事件编成“顺口溜”——说个明白，本人已成了近代事变的活字典，成为当时巷里文化得到空前发展的代表。伏羲城每年除在伏羲庙、同仁寺唱会戏外，正、二、三月还要在各庙前巷口唱皮影戏，亦丰富了群众的文化生活。

伏羲城因城小，占地不大，只有一条街道，街北有巷道10条，街南仅有3条。天水人把巷子叫“巷道”，有如北京的“胡同”。如细分，大巷叫“巷道”，小巷则称之为“巷巷”。这里的巷道不深不大，不像大城、西关多有大巷深宅，高门大户，民宅建筑往往结成建筑群体，巷口多有牌坊、门楼，有的甚至有过街牌坊多处。街道巷道内两旁多植树木，伏羲城内则仅有南巷子（土言巷），巷口有门楼，枣园巷、上下当铺巷和羲邻巷（大巷道），有巷道口总大门。其他巷道均没有以上设施。许多设施至今依然残存着城市近郊依附于城郭周围的旧貌痕迹。中等以上人家的院落，多为二、三重院，并附有花园或后园子等绿化地，成为前宅后园的基本建设格局。20世纪50年代后，因人口猛增，这种局面就被彻底打破了。

街北右起的第一条巷道叫任家台子，因任士言家族由天水西南乡任家大庄的任家台子迁来始其名。此巷为任家父辈早年寄居之处。巷深不足百米，宽约一米，巷后有台，近临聚宝盆。西隔店铺为胡家书房，巷深200米，宽2~3米，直抵北城根墙垣，此巷因曾有胡姓人家开过私塾而有其名。仅有一墙之隔，巷口设门即为下当铺巷巷。此巷又浅且窄，因清代开过当铺而为人所注目。绕过临街店铺就是铺面相连的下董家大院，其西为石泰车马店及大型车马场，接着就是榆树巷，巷深百米，巷垣大杂院直通后坡里。巷内经营招商住宿的赵氏人家，其祖赵廷璧系支援左宗棠西征，转运粮草物资荣立六品军功者的后裔。其西通过杜家的两层铺面，前为外号“鸡翅膀”的李家古董铺和后来闻名全市的王一亭旧书铺。接下来就是两巷呈“”字型的大小巷道。西边的大巷道有巷道总门，其上原有榜书“羲邻巷”3个大字，大巷道为百姓的俗称，巷深200余米，宽3~5米，直通北垣，与伏羲庙东垣墙、后坡里为邻。小巷道相比之下是窄了一些。两巷之内多为铁、木、漆、毡和丝线行业的

工匠世家。沿街跨过乐善院、伏羲庙和忠义祠，西街第一条巷道就是忠义祠巷（原名称家巷），其深不足百米，宽3米，巷底直抵伏羲庙后花园的西侧。巷内首家为董德元，清同治年间为伏羲城之首富。其后第三院为董礼臣家的书画世家。再西为致公堂，世代为儒商家族。李氏老宅院的李家巷巷仅与上当铺巷（唐家巷巷）有一墙之隔，并有巷道总门，当铺亦由另一董姓家族经营，其巷是天水著名老中医“唐八味”唐文轩的宅第，老先生开药方不过八味，足见其医道之精湛。接着便是驰名陇南的“麻三狗”的王氏炮仗铺。再西就是枣园巷，当年亦有巷道总门，巷深200余米，宽2~4米，其巷直通城墙北垣的红房（染布作坊），后改为工合火柴厂，这是伏羲城惟一的近代手工业工厂（现为枣园巷小学），红房院前有数人合抱的300年以上树龄的文物树国槐，已经濒临死亡，无人保护。其巷中段东则是马员外宅院，对面是宋氏家族，出了个与唐文轩齐名的教书先生宋师傅，这两位老先生因为人和善，青年时代就有浑号“唐爷爷”、“宋婆婆”，至老亦然。巷内还有经营高氏皮货作坊“锦川隆”的高圭如；经营烧锅（酒厂）业的孟廷佐（字向臣）家族，本人喜唱秦腔大净，在街头巷尾自乐班不时亮相。师宪三家族经营土布业，也是西路秦腔的大好家。过枣园巷西临街楼房的两三院落铺面张哲生家族院宅之后就是马号巷，此巷因曾设有马号而得名，深不足百米，宽2米余。此巷内曾有修建过伏羲庙忠义祠的敖天应的公馆。通过一段铺面院落到西城垣尽端有巷名曰城巷巷，深近百米，宽2~3米，巷之西壁为西城墙，东有几家院落。

街南最大的巷道，当数城东南角的南巷子，因

其巷位于街南，故有其名。20世纪40年代为纪念陇南一代文宗，始有“士言巷”之名。巷深200米，宽4~5米，该巷是伏羲城惟一有门楼者，其上供有神像，巷尾亦设有神楼。巷内多属起脊瓦兽的本城大户人家，在文化品位上属伏羲城乃至天水市的文化大巷。其中有清中叶以来数代人设馆授业的关氏家族和被培养出来的陇上一代大教育家任士言父子等一批文化人及大量学子，此巷因此声名远扬。过南巷子沿街铺面有万春堂中药铺、翟家烧锅铺，接着就是清乾隆年间赴京参加过千叟宴老叟的旗杆院旧址，20世纪50年代前旗杆刁斗尚在，临街的门庭尚可看到当年的一派风光。过此便是低洼地的窝窝店车马行家，其西隔杨家巷巷的官井、杨柳树，就是刘三家魁盛和皮箱庄及他家的作坊最为著名。其西另有一家车马店与前两店三足鼎立，只是稍嫌规模小了一些。它们是伏羲城未建成前西城门外车马店云集的古老遗迹和当年曾为近郊的明证。此外在榆树与巷道对面尚有两处直通南垣菜园子地的通道。在伏羲庙戏楼两边的小院和临街铺面中尚有制香、擀毡等的小作坊。其西就是两处街南菜园子地和所属围墙，直至街道最西只有几户人家。这里有元代兵部郎官朱恭、明代永乐年间云南嵩明知州朱友谅后裔孙朱据之家族院落，其后院砖门有当代学者梁漱溟先生亲书砖雕榜额“劬园”和“结庐在人境；时还读我书”的对联。由此东至杨家巷巷，南侧直抵城墙南垣，街院之后全为菜地，其中伏羲庙南则是庙产香火地。在这里当年所产的天水特产齐黄瓜，其味特别鲜美，强胜水果；另一特产为细嫩无筋，无老菜膀的大白菜，这两种闻名陇上的古老品种至今仍为有年岁老人的美好回忆和所数家珍的谈话资料。●

（本期插图均为吴少明作品）



遗风